



女店主

焦菊隱譯

北新書局

1927

哥耳獨尼著
焦菊隱改作

女
店
主

北新書局印行

一九二七年九月出版

女店主

實價三角

版權所有



著者 意大利 Goldoni

改作者 焦菊隱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發行處

上海四馬路
北京東皇城根

北新書局

小引

意大利的 (Goldoni) 所作一篇 “*La Locandiera*”，被愛爾蘭的閩閩 (Lady Gregory) 改譯為 “*Mirandolina*”，在他們的阿貝劇院 (Abbey Theatre) 排演。她把其中的角色去了兩個，把整個戲都化為愛爾蘭的了。現在我把她這英文改譯本譯下，既沒有更改角色，又沒有成功把一切「愛爾蘭」的都改為「中華的」，所以不敢稱改譯而仍用譯字。

我所以愛好這一齣戲的緣故，只是因為裏面所描寫的人太「下等」，紳士們自然看了不喜歡「各界仕女」看了也未必歡喜。可是我覺得世界上儘是這樣不要臉的人，見到即可寫出，何必掩耳盜鈴呢。

我得聲明，這劇本原稿，是從某週報退回的。我想他們退回的唯

一理由，就是劇本中所寫的人物太「下等。」

此劇於一九二六年夏，賡虞兄譯了前兩幕，當時他忙於寫詩，便交給我接着譯。我呢，一向是懶得有名的，便一直放置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。適巧燕大週刊社演劇，沒有角本，便想把此“*Mirandolina*”改譯，以便排演。我當時答應改，而未答應譯，所以賡虞未譯完的工作統由方文及雪萊二兄於一晚間完成。我前後改了一遍，起先還稍對原文，往後便索性以他們的中譯文為根據，胡攷起來。蘇現在如有那位狂纏批評家以原文為找錯，實在是很容易的。

謝司徒兄畫的封面。

一九二七，二月十七日下午

菊隱記於燕京大學

女店主

是說有那麼一個地方，自古相傳，男女平等；邇來歐風東漸，自由戀愛的事件，在這地人的眼中，看來更無足為奇。

此地鑛池雖小，商業繁隆，旅邸商場，無所不有。旁的不提，單說旅館，就有十幾家，局面最大的，誰也比不上『綠鸚鵡』這一家。設備雖然不甚周詳，可是門面修理得很是時髦。裏面住的客人，不是臨近大城中的警察廳長，便是稅務局長，不然就是豪武英姿的軍官。終日門前車如流水馬如龍，凡是住在本地的，沒有不說開這麼一所旅館倒比做一年官的。本地的闊少公子，都想到這旅館來住上幾月，幾年；無奈家住在本地的，那能還去住麼；所以他們心中都幻夢着，

反倒願意自己是個外地人了。他們都試着交結住旅館的客人，藉此常常去旅館拜訪他們。這是爲什麼呢？因爲這旅館的主人，是個廿五歲的俏女郎。

女郎開旅館，雖然是一件出奇的事，可是要說明了原委，自然沒有什麼出奇了。她的父親那杜老頭子，經營了一生，把這旅館的買賣維持了，手下有個心腹的聽差，就是那個傻頭傻腦的范升。到了杜老頭兒臨死的時候，他囑咐了杜九姑娘，要她小心，要嫁就嫁給范升。

杜老頭死後，當然由杜九姑娘辦理生意，從此生意更興隆起來。那知這笑話，這活戲就一齣一齣演起來。要知是什麼戲，請看本劇本的本身；要知本劇本的來源，我無妨說一半句。

這本戲，原來是意大利大戲劇家 Goldoni 作的 ‘La Locandiera’。後來，愛爾蘭的 *Abey Theatre*，（是夏芝，新格，閨閣麗夫人等人辦的）要

演，便由閨閣麗（Lady Augustus Gregory）改譯爲英文，節改了好些。今年燕京大學週刊社要演戲，我又由英文改爲中文。改得太壞，笑話。

譯者誌。

人物

馬幼甫，警察廳長

康悌，稅務局長

馮少豪，團長

杜九姑娘，女店主

范升，旅館聽差

王二，馮團長聽差

第一幕

第一場——旅館中的一間寬廠的屋子，陳設的傢具很粗簡。後方偏左有門，左右方各一小門。幕開時馬正與康談話。

馬 康先生，你向來愛高抬架子，什麼事都跟我比，你細想一想，你比得起我麼？

康 有什麼比不起你？

馬 你家裏有我家的勢力大麼？

康 我雖不像你那麼有勢力，可是住在這個旅館裏，所花的錢總比你多得多啦！

馬 你別忘了，我父親從前做過都督，我是個警察廳長。

康 你可也別忘了，我是稅務局局長，家裏有二十萬！

馬 哼，你做了這個局長一年了，才能買一所樓房……

康 一所樓房？還許是從你家買的呢！

馬 (怒)——你跟我說得體面着點！

康 請跟你體面着點？

馬 你一天到晚跟着我，滿嘴胡說，真討厭極了，你憑白無事，儘是在這旅館住着，究竟惦着看什麼呀？

康 你總住着惦什麼呢？

馬 我有什麼可惦着的？

康 得啦，你不惦着杜九姑娘？

馬 杜九姑娘！這位女店家！她跟你有什麼相干？

康 你說話真可笑極了！難道除了你以外就不許別人跟她有交情了麼？

馬 得啦，她有我這個有勢的人，還惦着你呀？告辭吧，她連一眼都不看你！

康 什麼？有勢就不用錢了麼？這個年頭兒，有名有勢不如口袋裏有幾個臭銅錢！

馬 別看你有錢，我可以拿勢力跟你的錢頂的。

康 你那是白說，有了錢什麼都會有代價的。

馬 作夢去吧，找你的代價去吧。到了你的脖子斷送給人家，你也得不了她去。她簡直就不理你！

康 （譏笑冷笑）我不能得他，你能！

馬 這就是我之所以爲我了！

康 「我之有錢」也正是「我之所以有錢」了！她把我的金錢看得比你的勢力貴重得多了。

馬 不用吹，咱們看着究竟誰的手腕高。我作什麼事，一向總不談論出來的，到有結果的那一天就知道了。

康 不說誰也都知道，連那些聽差的也都知道你愛她。

馬 聽差的！你是指那個下流的范升麼？我對於他很有點兒疑惑。

康 你聽，他在門外邊了。（開開門喊道）范升！

范 （進來）先生要什麼？

康 今天女主人很好嗎？

范 她很好，先生。

馬 她在家了嗎？

范 先生，她在家啦。

康 請她到這裏來，我有話對她講。

范 着，我就去，先生。（下場。）

馬 你叫她來做什麼？

康 你不知道今兒是她的生日啊？杜九姑娘到今天下午一點十五分正

正是廿五歲。

馬 她廿五歲跟你有什麼關係？

康 我正打算送給她生日禮呢。……你不送麼？

馬 我不用送，我保護她這個旅館，而且時時地掏出錢來替她修理得頂時髦的，不比你那禮物強得多麼？

康 （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錢票子來。）我明兒替她修理得比你修理的還好！

馬 得啦，別吹啦，連你自己都不懂得你說的是什麼事。

康 你別淨說廢話！

馬 閉上你的嘴吧。

康 先閉上你自己的吧！

馮 （進場。）吵吵的是怎麼回事？你們又拌嘴了嗎？

康 只是辯論而已。

馮 辯論？辯論什麼呢？

康 這個事情恐怕教你笑話呢。

馬 這不是什麼可笑的事！

康 馬先生對於我們這位旅館的女主人正做着好夢呢。

馬 不過只覺得她很有趣兒就是了。

（康剛要說話，被馮攔住。）

馮 哈，哈，我從來莫有聽見過爲這麼點兒小事拌嘴的！因爲女人生氣，多嗎不值！因爲女人失掉了涵養身分，我真向來沒聽見過！你們看我，從來沒有跟誰談過女人。無論那個女人我都瞧不起，我也從來莫有惱着過一個女人。爲女人把自個兒的弱點都表現出來，多麼恥辱！「惟女子」與小人爲難養也」「天下易私而難化者惟女子」我們雖然都受過高等教育，也總得承認這一句話呀。你沒有設身處地就是了。說實話，杜九姑娘實在有可教人愛的地

方。

康 馬先生說的一點兒也不錯，我們這位女店家真是又嬌又媚又漂亮。

馬 我說實話，要不是超羣出衆的女子，決不會教我用情的。

馮 你瞎說八道呵，一個女人還會超羣出衆！

馬 她的媚態夠多麼動人啊。

康 她多麼俏皮，又會講話，她打扮的也很有趣。

馮 別說啦，一共也不值兩個銅子兒！你們就這麼怵着她！我在這旅館裏住了四天了，我告訴你們，若是在街上遇見了她，我還不認識她呢。

康 你細細看她一眼，你總能得一種與衆不同的印象。

馮 (輕蔑態度。)得啦，還不是跟別的女人一樣。

馬 決不能跟別的女人一樣，總比別人多點什麼？在許多大交際場中，我認識的女人多着呢，就莫有遇見一個能跟她比的。

康 我頂看透了女人們啦！她們愛錢我也很知道。可是，聽我說，我就拿錢哄她啦，我拚着命的跟着她，錢也花的不少啦，然而充其量我連她的小手兒也沒有摸着過。

馮 美人計！美人計！你們這一對兒蠢貨都陷入她的圈套兒去啦。她對我就敢下奸計了，我相信天下的女子都是一樣兒的。他們懂得什麼？她們都是廢物；我不喜歡她們。

康 說一句時髦話，你莫有受過愛的洗禮吧？

馮 沒有，而且。我發誓一輩子也不。我的朋友忙天忙地教我結婚。可是我到了也不能依他們。

馬 也只有你是這一流人物吧了。你不知道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

麼？而且你的產業——

馮 我並非不這麼想。一想起要抱兒子，就想要娶親，可是一轉眼這
個念頭又消滅了。

康 那末你那些錢幹麼用呢？

馮 我把它都用來教我自找樂兒。

康 你當真連一個大也不破費在女人身上嗎？

馮 一個制錢也不花。我一輩子也不教女人咬着我的錢邊。

康 （視線向門。）她來了，杜九姑娘來了。你看她的模樣，不值得寵
愛嗎？

馮 嘿，真美——可是在我看來還不如一隻獵狗可愛呢。

馬 你覺得她可愛，我可覺得呀。

馮 就是她生的比愛神還美，我也不理會。

（杜九姑娘進來。）

杜（鞠躬。）先生們，早起來啦。有什麼事情嗎？

馬 我有點兒事情要問問你。可是這話現在不能說，稍遲這裏也不是說話的地方。

杜 若是您要什麼，我就打發聽差送來。

馬（走到馮身邊。）你現在以爲如何？

馮 你覺着心裏舒服，我以爲是不要臉。

（馬從口袋中掏出一條絲手巾，展開給杜九姑娘看。）

杜 馬先生，這條手絹真好看。

馬（向杜）我買的這條手絹好看極了。我很有審美的能奈，你信不信？

杜 的確是很精緻的。

馬 是倫敦來的貨。

杜 真的麼？

馬 （小心把手絹摺疊起。）真的！必須把它疊得很整齊的，省得有
搓弄的印兒，這種東西很應愛惜的。（給杜。）收起來吧。

杜 把它送到你自己屋子去呀。

馬 不，是送給你的。

杜 爲什麼送給我？

馬 送給你，當作一件生日禮。

杜 可是我不能收下。

馬 不收下我可生氣了。

杜 咳，我本來不能收下，可是不收下呢，又教你生氣，馬能生氣
道，我決不能「投之以瓊瑤，報之以木桃」的，我不能學負人

好意。而且，我恐怕你生了氣難受了哪兒，我就勉強收下罷。

康 我的好姑娘，你看看這些耳環，你喜歡麼？

杜 很好看呵。

康 你知道嗎？這都是金鋼石的。

杜 嘿，我認識金鋼石是什麼樣兒的。

康 這是爲你買來的。

馮 （走到康身邊。）大傻瓜，爲了個女人，拿錢一冒煙就飛了！

杜 你爲什麼要送給我？

馬 杜九姑娘，拿金鋼石的耳環當禮物，隆重倒是隆重，可是要講到禮物的用處，還是我那手絹又審美又合宜。

康 也許，可是物件不同，當然用處也就不同啦。這些耳環都是頂時式的，希望你看我的面子收下吧！

馮 現在他的意識簡直錯亂了！

杜 康先生，我實在不能收。

康 這是爲你生日買的，不要拒絕我教我難過。

杜 哎呀，我真不知說什麼好了。我願意拿友誼待一切客人的。不想

我不收下教康先生難過了，我就收下吧。

馮 多麼一個詭計的人！

康 （向馮。）你看她不是很聰明很伶俐麼？

馮 實在是很聰明，聰明極了——她就是把你吞了，也不說一句謝
謝。

馬 杜九姑娘，我有一句話要跟你說。我家的根底很好，書香人家，
而且我的官也不小……

杜 （走到康的身邊。）你看他把自己誇耀的多厲害！（大聲。）假

如先生沒有旁的事，我要走了。

馮 別走，女店主，你給我屋子裏那條桌布太不好啦。（大怒。）要是你們旅館裏沒有，我打發我自己的聽差去買去。

杜 先生，就給你換好的；就給你送過去，不過，馮先生你要東西很可以客氣着點兒。

馮 什麼，我花錢住旅館，憑什麼還要客氣！

康 （向杜）你該可憐他，他是一切女子的大仇敵。

馮 這是什麼話？我用不着人可憐我！

杜 可憐的女人！他們怎麼得罪了你了？馮先生，你爲什麼對我們女人這麼難堪呢？

馮 一向如此，沒有什麼話可說。現在我得換衣服去了。（昂然下場。）

杜 這個人簡直兇的像一頭狗熊。

康 我的好杜九姑娘，倘若他了解了你的話，他一定要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的。

杜 我不肯教他拜倒我的裙下，然而我也不願他這樣厲害。

康 他是個「恨女人的」。他一看見了女人氣就忍不住。

杜 這可憐的傻東西！他沒有遇見過知道怎樣治他的女人呢。他將來一定要遇見一個的。這個女人哪……他，他，他，哼，也許他已竟遇着了呢。我希望她給他苦子吃，把他壓倒，把他征服了，逼着他走到正路，教訓教訓他，教他不要侮辱天地間頂尊貴的女性，哼，連一指頭都不許他指。

康 不用淨在他身上費思索啦！

杜 實在，他拿這麼壞的態度待我，我得給他屋子裏送張通知去，請

他搬出這旅館去。

馬 就這麼辦；對，對，要是他不走，你來告訴我，我給他個厲害看。

你就仗着我的勢力，怎麼擺佈他都可以的。

康 那末若是有什麼損失，我一定替你掏出錢來的。（一邊自己說。）要用錢我自來！勢力？他的勢力才有多大！可是我的「錢能通神」阿！

杜 謝謝，謝謝，先生們；我要不願教誰住，我很會請他們走的。：就營業上講，我這旅館裏從來空不下一間房子的。走一兩個客人不在乎。

范 （近場，向康。）康先生，有人要會你。

康 是誰？

范 是個珠寶商。（走到杜身邊。）留神點兒，這兒可沒有你可交的

人哪！（出）。

康 這個珠寶商說有一件裝飾品要讓我看。杜九姑娘，我想把這件東西買了，湊在這些耳環一塊兒送給你。

杜 呵，不要，康先生。

康 這件東西你頂配的起了。我多花幾個錢 決不在乎。我就去看看去（下場。）

馬 康先生簡直是他自己錢的奴隸！

杜 實在康先生把自己弄得太苦啦。

馬 有些人手裏那怕只有兩個子兒呢，也要花在裝飾品上。我頂明白這一種人了，我很知道他們的道兒！

杜 可是我也自個兒知道我自個兒的道兒的。

馬 他們以為多用禮物就可得女子歡心了！

杜 在我，無論人們送什麼禮物，我都不拒絕。

馬 我不像康先生似的，要強迫你收我的禮物，我很怕教你不樂意。
杜 實在，馬先生你從來沒有這樣教我不樂意過的。

馬 我以後也永遠不這樣。

杜 我倒信你這話是真的。

馬 可是你要有什麼事要我的時候，請告訴我。

杜 可是我得先知道知道，你能在那一方面幫忙我？

馬 各方面我都行。

杜 這話大攏統啦，舉個例子吧……

馬 老夫知道，你真是女人中的一個精靈。

杜 好尊貴的先生，你怎麼說這樣的話！

馬 尊貴！我彷彿總像個傻子似的。我似乎總想糟踏自個兒的尊貴。

杜 那爲什麼呢？

馬 有時候我想要跟廉先生的地位換一換。

杜 我想是因爲他有錢兒吧？

馬 有錢兒算得什麼！我一點兒也不在乎！……可是，萬一我是他，只是個小局長的話……

杜 你怎麼樣呢？

馬 我，我想娶你！（杜不答，二人互視良久，馬不好意思了，就走出去了。）

杜 （看着他出去。）唉！說的是什麼？你這高貴的廳長，竟想跟我結婚！就是你願意，也不想一想，還有點小問題呢！我自己也許不願意呢。

范 （進場。）原來你在這兒啦？

杜（莫有聽見。）什麼事？

范 那姓馮的團長還在院裏喊鬧呢，他說不要那桌布，嫌它太壞；他不用。

杜 我知道了，他已竟告訴我了，我就給他換。

范 好。拿來給我，我給他送去。

杜 不用，不用，我要親自送過去。

范 什麼，你要親自送過去！

杜 對啦。

范 你未免也注意他啦！

杜 我自己開的旅館，一切事我都注意，又豈止他！快去，幹你自己的活兒去！

范 你顯然是一點兒也不爲我呀……你簡直是拿我當玩意兒，可嘆。

杜 你真是一個蠢東西，跟你解釋你也不懂，你就好好地作個忠實的聽差的罷！

范 我只是服侍人的材料啊！

杜 你以後小心着點，在客人們面前，你有點兒太粗魯啦。

范 你也未免有點過於圓滑啦。

杜 我的行動應當怎樣，我自己知道，用不着你管。

范 (怒)不用我管，好吧；你就另外找人當聽差的吧，我一切都不管啦！

杜 范升，你怎麼啦？你不願意跟我在一塊兒麼？(說着握住范的手。)

范 你還記得不記得你父親臨死時所說的話？

杜 我記得……無論什麼時候，我一想起結婚，就想起我父親的話來

了。

范

你話雖這麼說，我心裏總像有點事情放不下。有的時候你似乎要嫁我，有的時候你又似乎不想嫁我。你自己常說，你自己凡事都有打算的，這件事究竟你是怎麼打算呢！

杜

你簡直把我看成了一頭貓頭鷹了！你以為我虛假麼？你以為我混麼？我很奇怪你……今兒來明兒去的客人們與我有什麼關係呢？我待他們好，光是為賺錢，為旅飯得名譽就是了。我一向待自己頂忠實的，我頂願意享我個人行動的自由啦。你放心，我跟他們一個一個地開玩笑倒是真的，可沒有跟人發生過戀愛。誰跟我性情相投，我頂看得準啦，誰真配愛我，我也看得很清楚。我反正結婚的時候，準忘不了我的父親。我並不是忘恩負義的人。我頂能了解他了。（幻想着馮先生。）我頂了解他，可是他不了解我

：（自覺失言。）對啦，范升，你得了解我。（下。）

真正聰明的人才了解她啦！咳，我何必杞人憂天呢，住旅館的人，住些日子就走了。我永遠在她跟前兒的，怕什麼啦。「近水樓台先得月，」哈哈！（下。）

——幕落——

第一幕

第二場——旅館中馮先生的臥房。馮正坐看書，他的聽差王二進來。

王 這是您的信。（遞信。）

馮 （一邊拆着信。）誰給我來的信呢？（拆開，念信。）『少豪仁兄：我們的友誼很深，所以我才對於你的事十分地關心……』（不念了，把信拋在一邊。）這又是一個愛管閒事的朋友，又要娶個女人，好有人承繼我的產業。其實我才有五萬塊錢！……用不着，我是個鰥夫，不娶妻倒好，一結了婚，再有五萬塊錢也不夠。……擦胭脂摸粉不算，真珠寶石我供給不起。我結婚幹什

麼？好早早地得「氣鼓」症啊！不要，不要（向王。）不要！
王 着。

馮 （覺出來，向王。）去告訴店家去，若不是好白蘭地就不要，不要！

王 着（退場。）

馮 （進來。）我可以在你屋裏坐一坐麼？

馮 當然可以。

馬 （坐下）哈哈，咱倆兒倒談得上來。那位康先生笨得要命，氣派也跟我們不同。你是知道的，我跟誰都上得來，就是一見了他，我氣就往上撞，非跟他拌嘴不可。

馮 你跟他拌嘴未必拌得過他，他是你的勁敵……真羞辱！像你這麼高階級的人，竟肯愛一個店主人！你還算個有知覺的人！

馮 馮先生，你是不知道，她實在教我迷惑了。

馮 蠢貨！什麼迷惑？女人爲什麼不教我迷惑呢？她們那種諂媚人的態度，就是種騙人的手腕。一個人果然能像我這樣時時刻刻地提防她們，決不會受她們的迷惑的。

馮 我很佩服你的爲人，可是我不能跟你表同情。……（遲了一會兒。）咳，女人騙我倒不要緊哪，要是我手下辦事的人騙了我就糟啦！咳！我真倒楣。

馮 怎麼啦？

馮 我家的賬房失了約啦！

（僕入場，拿着酒。）

馮 哈，這是什麼？是白蘭地麼？

馮 （轉臉向馬）對啦，你也喝點吧？

馬 好，好（毫不客氣，倒了一杯，連飲帶說，樣兒很粗魯。）我所說的這個賬房，（又喝，）我叫他按期給我送錢來的……（牛飲。）……可是這個月已過了五天了，還沒有送來。

馮 恐怕一半日內就要送來了。

馬 是這麼回事，是這麼回事（喝完了酒）……事，現在我口袋裏沒有錢，簡直不知怎麼辦是好了。……

馮 不過一個星期前後……

馬 咳，你知道他失了約教我多麼難受！老天哪，老天，怎麼辦呢？我看你這種神氣，真覺得替你難受。

（扭過頭來。）要是我，我沒有錢也決不能就像你這樣的失了莊嚴的！

馬 你不能救濟救濟我的困難嗎？……只借一星期。……

馮 馬先生，我若能借給你，早不用你開口了，你用多少，用多少日子都成，我實在是沒有錢。你知道，我現在也正窮着，我正想法去借去了，還沒借來呢。

馬 你真沒了錢用了麼？

馮 不信你看哪，我就賸這些個啦……（說着從口袋裏掏出一塊錢零幾毛錢，給馬看。）就賸這一點兒啦。

馬 就把這一點兒借給我吧。

馮 借給你我怎麼辦呢？

馬 我就還你。

馮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好啦……好吧……你先拿這一點兒去吧（給他兩毛錢）。

馬 我得去料理一切事情去，我得出門去一次……吃飯時再見吧。

〔下場。〕

馮 (向僕人) 王二！你看他，要借幾塊錢，給他幾毛錢他就滿意啦？：好，倘若他不還我，以後再不用打算麻煩我啦。他喝了我的酒，我就不痛快！

(杜九姑娘拿美麗桌布入。)

杜 (走到門口。) 我可以進去嗎，馮先生？

馮 (苛薄地。) 作什麼？

杜 (遂進門口一步。) 我送了好桌布來了。

馮 (指桌子) 狠好，放在那兒吧。

杜 先生你看一看吧，看看你喜歡不喜歡？

馮 什麼料子的？

杜 細印度緞的。

馮 印度緞的單子？

杜 是的，頂好的，你看看，馮先生？

馮 我沒有要這麼好的，……我只要比原來的好一點就得了。

杜 我這桌布是預備着給配用這麼好的人用的，馮先生，正因為你是你，我才給你用呢。

馮 「因為你是你」，我不懂這句話。

杜 你看看這桌布，……這是從印度來的真料子。

馮 用這樣好的東西，實在覺得可惜。

杜 這點小東西，給你這麼品格文雅的人用，我頂甘心啦。沒有什麼可惜的。這兒還有一塊印度綢的手巾，給你預備着擦桌子。

馮 （轉過背去）把它交給王二吧。或者就放在那兒吧。對不起，不應當教你這麼麻煩。

杜（他背着身，她歪頭佯笑，摹擬他的姿態）。哈，侍候你這樣的人，一點兒也不覺得麻煩的。

馮好，好，那末以後我什麼東西都不要啦。

杜我把它放在這抽屜裏吧？

馮愛放在那兒就放在那兒。

杜（把桌布疊好。）先生，你愛吃什麼菜？

馮什麼都好。

杜我願意知道知道你的嗜好，你愛吃什麼菜，請告訴我？

馮好吧，我要吃什麼的時候，我就告訴聽差的吧。

杜男人們對於吃飯這類事情，總不如女人們注意。你心裏想吃什么，或想穿什麼，請你勞駕告訴我，我可以替你關心。

馮多謝。雖然你待我這麼好，我也不能像康先生馬先生那樣幫你的

忙，實在對不起。

杜 咳，爲什麼提那兩個蠢貨呢？如果客人們到旅館裏，都假心假意地跟店主人戀愛，那不把店主人累死了麼？……我們還得照顧旁的事情呢，沒有功夫理他們這種無意識的行爲。我們爲客人效勞，是應該的，也是爲賺錢。拿我自己說吧，我一聽見他們那些諂媚的話頭兒，真把我的門牙都笑掉了。

馮 正對！正對！對極了！我真喜歡你把實話都說出來了。（轉過身來了。）

杜 我向來是這樣子待人，而且待誰都一樣，我的好處也在這一點上。

馮 光是因爲你這樣待人，所以愛你的人才相信你是愛他啦。

杜 我教別人相信？莫有這麼一回事！不信去問一問那兩位正跟我進

行戀愛的先生們去，我跟他們表示過什麼？我雖不教他們相信我
是愛他們，可也沒有拿他們開心玩。我不把他們趕走，只是爲我
的買賣，他們倆真是兩個大主顧。有時候我倒也真想趕他們來
着，我頂討厭看這一類的人啦。馮先生，你看我，我已竟不是一
位年青的姑娘啦，我已竟白白地把年青的時候就誤過去啦。你知
道我爲什麼呢？我雖不怎麼漂亮，以前的機會倒不少，可是我總
沒有想過嫁人，因爲，我以爲世界上最寶貴的莫如個人的行動自
由啦。

馮 是，的確，自由是人生的寶庫，『羅蘭夫人有言曰：不自由毋寧
死』啊！

杜 有些人真甘心不要自己的自由，拼命的想結婚，真是傻！
對啦，我一向也是最喜歡自由的了。

杜 那麼，馮先生，你有太太麼？

馮 我：我用不着太太。

杜 很好，馮先生，請你常常記着，對待女人總得……咳我不說啦。

我不願意把女子的壞處都說出來啦！

馮 得了，你是第一位壞女人。

杜 我告訴你，我們這些開旅館的，聽的頂多啦，見的頂多啦，我真

可憐一般男人，一個一個的都被女人制服了。

馮 你自己就是這麼種女人，你自己說這種話，也不嫌難堪。

杜 再見吧，馮先生。（要走。）

馮 別走，幹什麼這麼忙？

杜 我不願意打擾，給你添麻煩。

馮 一點兒也不麻煩，你說的話教我聽着痛快。

杜 你知道馮先生，我待別人也是這樣，……我要跟他們談上幾分鐘，……總是好談些笑話，教他們聽着痛快的……可也談不了多大的功夫；馮先生，你明白嗎？我跟他們其實是談着玩，他們却都跟我講起戀愛來了。

馮 那是因爲你的態度動人，（杜微笑微鞠躬，表示謝意。）於是他們才都一個一個的神魂顛倒啦。

杜 這麼樣容易神魂顛倒，真是蠢貨！

馮 這件事我真不明白，爲什麼人都這麼傻呢？

杜 其實看起來，他們像是很精伶的呢。

馮 他們倆的弱點也正是人性的污點！

杜 （拍手。）對極啦，這論斷太好啦；馮先生，我，我很願跟你握一握手？

馮 爲什麼你要跟我握手？

杜 馮先生，要是你怕玷了你的手的話，……你先看看……我的手很
干淨。

馮 好吧。（握手。）

杜 哎呀，這是我第一次跟男人握手，因爲你有丈夫氣……

馮 放開手吧，得啦。

杜 你明白，假如我把手伸給樓下那兩個笨頭笨腦的東西，他又該以爲我是託付終身了。他一定又時時刻刻地迷了心竅啦！就是把全世界的金錢都給我作賠償，我也不握他們的垂。他們簡直沒有了解人的能力，對他們要說一句話，得小心了又小心，就是小心了要引不起他們疑心找不着麻煩的，也總算是萬幸啦。馮先生，請你原諒我失禮的地方。以後無論什麼時候，只要你要我服侍你，

就請打發人去告訴我，我一定十分小心地侍候。除了你之外，世上再沒有人受過我這樣的厚待的了。

馮 你爲什麼待我這麼好呢？

杜 因爲你是受過真正教育的君子，我對你說了實話，你從來是既不疑心我，又不作出一種淫蕩的態度，教我難受的。所以我頂佩服你了。

馮 得啦，得啦，別說啦，你有事情快去忙你自己的事去吧。我要看書啦。

杜 好吧。我就去照料事情去啦，我就去。你要用什麼東西我就打發人送來。

馮 好，好，可是請常到這兒來啊。

杜 我沒有親身服侍客人的習慣，……可是對你另當別論。

馮 爲什麼對我另當別論呢？

杜 先生……因爲我喜歡你。

馮 什麼你喜歡我！

杜 我喜歡你，因爲你不是個軟骨頭，因爲你不是個蠢人，你是意強志壯的，特別因爲你永遠不會跟人羣生戀愛餉。

第二幕

佈景：馮先生少豪的屋裏，與第一幕第二場同，中間放了一張飯桌，正預備着開飯。馮手拿着一本書，正在屋裏踱來踱去。僕人王二靠門口直立。范升托了菜來，擺在桌上。

范（向王二低聲說。）告訴你的主人，飯都開好了。

王 你不可以告訴他麼？

范 他這個人特別，我不喜歡跟他說話。

王 他不是個壞人……他看見了女人不舒服，可是對於男人是很和氣的。

范 老爺，飯已竟開好了。

（馮把書放下，走到桌邊坐下。王二站在他椅子背後，肩上披着桌布。）

馮（一邊吃着飯，一邊跟王二說話。）今天的飯開得彷彿是比每天早一點兒。

王對啦，今兒你的飯是頭一個開的；康先生因為旅館裏今天沒有給他頭一個開飯，就嚷起來了。可是女店家告訴廚房的，說是你的飯不能開在別人的後頭。

馮這倒得謝謝她。

王老爺，她倒實在是個品行很清潔的女人。我走的地方多着啦，從來沒有遇見過像她這樣和氣，這麼知道禮法的人。

馮那麼，你很羨慕她麼？（色少變。）

王如果主人許我另找替工，把你這兒的事辭去，我倒頂願意在她這

旅館裏作事啦。

馮 你真混；我那怎麼辦呢？（湯酒在桌上，王二去擦了。）

王 這麼好的女人！她要用我，我一定比個小叭狗還聽她的話。（拿着手巾出去。）

馮 天哪，她連你也迷惑住啦。如果她把我也迷惑着了，那才成了笑話呢。不好，明天我就得走，趕快上上海去。

王 （托着小雛雞和旁的菜進來。）店主說，假如你願意吃雛雞這一類的東西，她再給你作個紅燒鴿子。

馮 無論什麼我都愛吃……這是什麼？

王 這是雛雞。店主叫我告訴你，這是她自己親手做的，希望教你吃着順口。

馮 待我太好了。（吃。）真好。手藝真高……我向來沒有吃過這

麼好滋味的東西，如果杜九姑娘永遠這麼待人，她這旅館一定是空不下房間的。你看我屋裏這樣好的桌椅，那邊那樣好的洗臉室……她還很知道教人心裏痛快，要什麼東西就有什麼東西。……可是，我說她好，並沒有旁的意思，我只是誇她忠實就是了。

王 着。

馮 (又吃雛雞。) 去告訴她去，我很喜歡這雛雞，謝謝她。

王 着，我告訴她去。

馮 快去馬上就告訴她去。

王 着，就去 (下場。)

(馮吃飯，靜場片刻。)

王 (回。) 她說你收下她親手作的東西，她很感謝。現在她正又作

着旁的菜呢，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呢。

馮 她自己親手作麼？

王 對啦，親手作。

馮 遞給我點兒酒。

王 (走旁邊桌上拿酒瓶。)這兒啦。(把酒瓶放在桌上。)

馮 (自己搗鬼。)哎呀，我一定得把菜退回些個去，……這太
啦，吃不了。不，退了怪不好的，還是加倍的給錢吧。……她
待我這麼好，我可得待她好一點兒了；可是，不，還是得到上海
去。(僕人給他斟上了酒。)康先生吃飯了麼？(飲酒。)

王 他出去了，大概一時還不回來。(杜九姑娘走到門口，手中托着
一盤菜。)

杜 我可以進去麼？

馮（因為坐得正背着身子。）誰呀？

王進來，姑娘，遞給我吧。

馮（回頭看見杜。）王二快接過盤子來。

杜不用……我願自個兒放到桌上去。（自己把盤子放在桌上。）

馮杜九姑娘，你自己不該這樣。

杜咳，先生，我是什麼人哪？我是位小姐麼？無論誰到我們這旅館來住的，就是我的主人，我就得侍候他。

馮說話多麼周到！

杜說實話，站在人家飯桌旁邊服侍人，是我頂討厭的了，尋常我都不幹。我不知道你了解我不了解，我到你這裏來，實是例外。

馮多謝多謝多謝。這是一盤什麼？

杜這是我自己為你炒的腰花。

馮 好，如果是你親手做的，一定是頂好的。

杜 先生，你太客氣了；誇講得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了。像你這麼和氣的人，你要什麼，我頂喜歡給你什麼了。

馮 （轉身向僕人。）明天可到上海去啊，別忘了。……（又轉身杜向）你要忙就去吧，不要因為侍候我就誤了時候。

杜 莫有什麼關係，馮先生。有聽差告他們去辦也很方便的。我很願意知道知道，這一盤腰花合你的口味麼？

馮 好……我就嘗嘗看……（品味。）好！再好莫有了。多麼香，這是怎麼做的？

杜 這是我的絕着（意即絕技的秘密。）淨憑我這兩隻手做的。

馮 （熱情地向僕人說。）再給我斟些酒。

杜 吃了這樣菜，你應當喝點好一些的酒才是。

馮 (向僕人。)給我陳紹。

杜 范升！拿紹興來！紹興酒是頂好的酒啦，吃飯前用紹興酒再好也沒有啦。

(僕人把紹興酒瓶放在桌上。)

馮 你倒是什麼事都評判得很恰當的。

杜 倒是，我輕易鬧不出錯來。

馮 可是這回你可錯了。

杜 怎麼錯的？

馮 你待我這樣好，可錯了。

杜 (嘆氣。)唉！馮先生。

馮 (變色。)這是爲什麼？爲什麼這樣嘆氣？

杜 別忙，我就告訴你。我對每個人的行動都有一點兒注意，我一想

起他們不喜歡你來，我就心煩。

馮 我對於你並沒有失什麼體面呀，你爲我心煩，我倒感謝。

杜 我並不希望你感謝我。……我照顧你也是我的義務。

馮 我知道，我很知道。我並不像你想得那麼壞呀。你不要因我心煩

哪。（斟酒。）

杜 可是……

馮 祝你的康健！（高舉杯一飲而盡。）

杜 我真感謝你。……我太榮幸了。

馮 這酒好得說不出來。

杜 我也是很喜歡紹興酒。

馮 你也喝一點兒吧。

杜 不喝，謝謝你，先生。

馮 你已竟吃過了飯了麼？

杜 吃過了，先生。

馮 你渴一小杯吧？

杜 我不配受你這麼好的待遇。

馮 我很願意教你喝。

杜 我不知說什麼好了。……我真不配。

馮 (向僕人。)拿一個杯來。

杜 不用，不用，如果你答應我，我就喝你這杯吧。(拿起馮的酒杯。)

馮 這一杯我已竟喝過一口了。

杜 (笑。)看你的面子，我就另外喝一杯吧。(僕人拿過一雙杯來。)

馮 呀，老天！(傾酒。)

杜 可是我吃了飯已覺老半天了，我怕喝了酒要往上撞。

馮 不要緊；喝吧，沒有危險。

杜 要是有面子，請先給我一塊饅頭吃。

馮 可以。（遞給她一塊。）吃這一塊。

（杜一手拿着酒杯，！一手拿着饅首，木雞似的站着，好像是喝不下去酒似的。）

馮 你喝下去總覺得更舒服些的。

杜 哈！這太過分了，馮先生。

馮 不要緊，不要緊，這裏沒有人。

（向僕人。）王二，給她放一張椅子。

王 主人一定是死期到了，這不是迴光反照麼？我從來沒看見他對女人這麼好過！（去搬椅子。）

杜 如果康先生馬先生聽說我在你屋裏喝酒，他們一定把我磨害死了。

馮 怎麼呢？

杜 他們強迫着我陪他們喝酒吃飯，大概有幾十次啦，我都沒有答應。

馮 來，坐下。（她坐下喝酒。）（馮向僕人。）記着……（低聲說。）店主人跟我一塊兒喝酒，可任誰也別告訴啊！

王 你老放心，我永遠不說。

杜 |馮先生心裏頭大概想什麼了吧。

馮 小姑娘，你猜着了。

杜 這種陪着你喝酒在我們女人看來一點意思都沒有。

馮 沒有意思？爲什麼？

杜 因為我知道你見了女人就討厭。

馮 這倒是真的。我從來不願意見女人。

杜 如今還是那樣麼？

馮 (沈吟。)如今啊，如今我不願意……

(看僕人。)

杜 不願意什麼？

馮 我告訴你(傾身桌邊。)我不願意因為你就改了我的脾氣。

杜 我？我教你改了脾氣？我怎麼能教你改了脾氣呢？

馮 (向僕人。)去叫廚子給我炒兩個雞兒去，在那兒等着，炒得了再端來。

僕 怎麼呢？

馮 混蛋，怎麼着都行！

僕（轉身走）着。（出）。

馮 杜九姑娘，你真是個非常漂亮的女人。

杜 哎呀，馮先生，你拿我開玩笑了。

馮 不是，你聽我說，……我說一句實在話……你願意聽不願意聽？

杜 我很願意聽。

馮 我生來這麼大，從來沒有和女人談的這麼痛快過，跟你這是頭一次。

杜 馮先生，我告訴你，不是我武斷，實在是有些個人，雖然從來沒有見過面，可是第一次見了面，就彷彿互相了解了似的，兩人間就發生一種同感作用。白居易不也說過麼？『同是天涯流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？』你我從前雖然不相識，可是我一見了你，所

生的感覺就跟別人不同。

馮 你這麼一來，我恐怕就把我清閑的心意給擾亂了。

杜 咳，馮先生，你是個有意志有知覺的人哪。你從來是很自強很自負的。說實話，如果我要看見你也有那種懦弱的舉動，我早就不到你這兒來了。我自己覺得……就跟你似的……我這心裏……總覺得有點兒什麼似的。……（自言。）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……可是……我還不致於傻的跟一個男人表示愛情，……至少我不能跟一個恨女人的表示……不過……也許他是試探我……要藉着談話把我引到了……咳，（高聲。）馮先生，再給我一杯紹興成麼？

馮 （忘其所以，沒有聽見。）你說什麼？哦，成，成，成，……（趕忙斟酒斟好遞給她。）喝吧。

杜 謝謝。馮先生你自己不喝一點兒嗎？

馮 喝，我就喝。（轉過身來）這個狐狸精要把我灌醉了啊！（傾酒入杯。）我問你，你討厭男人麼？

杜 討厭，跟你討厭女人似的。

馮 現在你所討厭的男人可報了仇啦。

杜 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馮 小乖乖，什麼意思？你自己心裏知道得很清楚啦。（馬先生在外邊招呼『團長。』（他裝未聽見，又喝了一口酒。）

杜 （媚態）團長！

馮 作什麼？

杜 瞧……（把她的杯送去接觸他的杯，然後再喝。）祝你的生活美滿！
（無精打彩。）生活美滿？

（馬先生叫『團長』的聲音漸近了。）

杜 我並沒有旁的意思！

馮 那也得還你一杯。（馬先生進來。）

馬 我來了，你們這是爲誰這麼喝呀？

馮 （轉變了態度，不悅的樣子）你管什麼？

馬 馮先生，請原諒我，我在門外頭叫了你好幾聲啦，沒有人答應我，所以我方跑進來的，冒昧得很！

杜 再見吧。（起身要走。）

馮 （向杜。）別走！（向馬。）誰叫你這麼一直撞進來的？

馬 請你原諒我吧。我以爲屋裏只有你一個人呢，哪知道，店主家也在這兒啦；呵，我說我的話怎麼樣？漂亮柔媚沒有說錯吧？

杜 我給馮先生這兒收東西啦，……收拾老半天累啦，他叫我喝一杯黃酒好壯壯精神。

馬 (向馮。)這是紹興嗎？

馮 是紹興。

馬 是真陳紹麼？

馮 真不真不知道，我反正花了真的價錢了。

馬 我是內行，讓我嘗一嘗，就可以知道是真的不是了。

馮 (走到門口。)來呀！(僕人入：『着。』)給馬先生拿一隻酒杯來。

(僕人拿過來酒杯，放在桌上，又出去了。)

馬 這杯太小啦，喝黃酒沒有拿這小酒盅兒的，得用大的，才嘗出味

兒來啦。(自己去拿了一個大杯。)

王 (又端了一盤菜進來。)雞子炒得了，老爺。(放在桌上。)

馮 我一點兒也不能喝了。

馬 這是炒雞子呀，我不喜歡吃。(僕人將炒雞子移放在馮眼前去。)

杜 馬先生，：你可以嘗一嘗這炒腰花，是我親手做的。

馬 嘿，很好，：：：喂拿把椅子來，：：（僕人給他搬了把椅子來，把酒杯和筷子放在他眼前。）再拿個菜碟兒來：

杜 馮先生，現在我覺得好一點兒了，：：：我要走啦。（站起。）

馬 再多坐一會兒，看着我的面子。

杜 我有好些事要作啦……

馬 （向馮。）馮先生，你留一留她。

馮 你爲什麼要留她？

馬 剛買來了一瓶汾酒，我想請你喝一喝，你在此地不容易喝着這種山西酒。我想教她在這兒也陪着喝一點兒，問問她喝着味道怎麼。

馮 （向杜。）你還不謝謝他的好意。

杜 謝謝當然要謝。我實在是忙，不能奉陪，馬先生是更能原諒我的。

馬 你嘗一嘗吧。

杜 過後再嘗吧，馬先生。

馮 呵，你再待一會兒吧。

杜 (向馮。)你是教我再待一會兒麼？

馮 不是教你，是請你再待一會兒。

杜 (坐下。)那末我就遵命。

馬 (吃菜。)嘿，這樣真好！多麼香！多麼好的味道，太好啦！（喝黃酒。）

馮 你嘗着我的紹興怎麼樣？

馬 不行，不行，差着味兒。……嘗嘗我的汾酒吧。……

馮 你的汾酒在那麼啦？

馬 別着急，這兒啦：我帶來啦：我們三人一塊喝一喝，在這兒啦，沒錯兒！（從衣服裏褲腰帶上摘下一個大瓶子。拿起來給他倆看，裏邊却只有一點兒酒。）

杜 我明白啦，馬先生，你帶這麼一點酒兒來，別是怕我們喝醉了吧。

馬 那兒！這種酒的性子燥，得一口一口的「敏」（卽斃之意。）像喝白乾似的。你看我這一大瓶子酒，酒雖不多，已經喝了一年啦，賸下的這一點，還夠喝三月的。酒盅呢？這酒杯又太大啦：有小的麼？（玩視自己的酒瓶。）

馮 （向僕。）把酒盅兒拿來。

杜 我聞一聞味兒就得了，我不喝。

馬（嗅酒。）嘿，好酒，味兒多麼香哪。（僕人遞過三個酒盅兒來。他慢慢地斟酒，給馮一杯，給杜一杯，自己留下一杯；然後將酒瓶慢慢塞好。）多麼好的美酒哇！（啜一口。）多麼好的味道！多麼好的汾酒！

馮（轉身向杜打暗語）你看這劣貨怎樣？

杜（向馮，譏笑的樣子）只夠刷碟子洗碗的材料。

馮（向馮）嘿，看看這酒怎樣？

馮很好很香！

馮杜九姑娘，你喜歡這酒麼？

杜好麼，馬先生，你既然問了我，我就決不能說假話。別人心中雖然不喜歡這酒，還假心假意的說好，我可不會。只要有一件事做假，這個人在別的事情上不會誠實的。

馮 什麼，你以為我說酒好是假話麼？你的話簡直跟當面罵我一樣，這是爲什麼呢？

馮 杜九姑娘，這酒你判斷的一點兒也不對。你說它不好，真教我難過。你就懂得我送給你的那條手絹好，（站起。）這種酒你一點兒也不懂得。（把未完的杯飲盡。）我去吩咐你的聽差一點兒事去。（走出門去和王二談話去。）

杜 （把椅子往馮身旁移的更近了。）聽他替自個兒的東西吹，也很有趣。

馮 （低聲。）我可沒有這種說大話習慣。

杜 （低聲。）你不說大話，可是你驕傲的了不得，就會欺負我們柔弱的苦女人。

馮 （低聲。）可是你也驕傲的了不得呀，你把所有的男人一個一個

的都顛倒啦。

杜（不以爲然。）不能說所有的男人。

馮（肯定。）是，是所有的男人。

馬（回來。）再拿一個酒盅來。（僕人拿來。）

杜不，我一點兒也不要啦。

馬不要緊，不用害怕，不是教你喝……來，王二把你主人牀下的這杯黃酒，端去送給康先生喝去，你在當院裏就喊着告訴他，說我請他嘗嘗我的酒。務必大聲，好教全旅館的人都聽見。

王着，着。

馮馬先生，你太慷他人之慨啦！

杜你這話罵不動他的心。

馬（向杜。）對啦！你知道什麼才動我的心了麼？

杜 不知道，什麼呢？

馬 你你這一對眼睛啊，哈，哈。馮先生，我的心完全在他手心中握着啦。我素來一看見有人跟她說話，酸味就頂到鼻子尖，我就氣極啦。可是我知道你是怎麼樣的人，所以就是她在你屋裏喝酒我也不在乎啦；要不然我決計不能讓她接近你呀。（下場，行到門口，還回頭看杜。）

馮 可憐的馬先生要瘋了。

杜 他把自己的小酒瓶兒也拿啦，去安慰自己去啦。

馮 別說啦，我跟你說，他瘋了，正是你把他弄瘋的。

杜 你說我是教男人發瘋的個女人麼？

馮 正是，一點兒也不錯。

杜 （站起）馮先生……我失陪了。

馮 別走！

杜 (走。) 對不起，別看我在你這兒待長了也教你發瘋！(走到門口。)

馮 你聽我告訴你。(站起來追到她面前。)

杜 (打算奪身而出) 請原諒我！

馮 (很強橫地攔住了她。) 我告訴你，不要走。

杜 (往回下走，很傲然的。) 你打算怎麼樣？

馮 不怎麼樣……(不知所措。)…請你再喝一杯酒。

杜 那末快着點兒斟，我就要走啦。

馮 先請坐。

杜 不坐，不坐。

馮 (很恭敬 遞過去一杯酒。) 請喝。

杜

我背給你一段下酒歌兒聽。這是我從前的奶媽媽教給我的；——『注美酒兮盈杯。流轉秋波兮魂飛。盛年不重來——且痛飲此青春之佳釀兮。我方舉杯輕沾櫻唇，微睨汝之美貌而魂消神離；遂凝思而深太息。』

（走出去。）

馮

真好，回來，哈，這可惡的東西，她真走啦。可是把我的心思可擾起來啦。『我方舉杯輕沾櫻唇，微睨汝之美而魂消神離；遂凝思而深太息！』這是什麼意思？哼，你這可惡的東西，我知道是什麼意思了，你打算佔我的上風，把我制服了，這可萬難。你的手腕要高明，你早該把自己先救出來了。魔鬼，你簡直要拿我當小孩子耍……哼，我非走不可，明天非往上海去不可。我一輩子再也不見她啦，所有的女人都壞透啦，從今以後，我再也不跟她們

往來啦！

僕（進來。）把水菓放在飯桌上麼？

馮 滾開。

僕 老爺，怎麼啦？

馮 明兒咱們就離開這兒。

僕 着。

馮 能今天晚上走更好。

僕 今天晚上恐怕來不及啦。

馮 我不能再在這兒流連了，我已經下了十二分決心咧，非走不可。
去把范升招呼來，給我算賬。

僕 着。

馮 嘿，王二，兩點鐘以內把行李打好，聽見了麼？

僕 聽見啦，就怕記不住，我的心教杜九姑娘給迷惑透啦！（走出去。）

馮 （走到門口，又走回來，好像躊躇似的。）我倒總覺得有點兒不願離開這裏，可是我明知道，若不趁早快走，將來更糟啦，那時候杜九姑娘又要把我的心也纏住啦。∴∴對，我應當走，非走不可，馬上就走。范入，一進門，正趕巧馮也走到門口，打了個照面。）

范 馮先生，你要算賬麼？

馮 對啦，賬單拿來了麼？

范 我們的店主正算着呢。

馮 她算賬？

范 老是她算賬。她從前跟她父親學過，她寫的算的比誰都強。她父

親死後她就自己管賬，什麼事都是她自己經營，她也不僱賬房，怕人家騙她。可也真怪，她自己經營的生意比她父親的時候強多了。

馮 她這個女子可真少有。

范 您爲什麼這麼忙着走呢？

馮 我有要緊的事，得快去辦。

范 希望您多賞聽差的幾個。

馮 等她把賬開來，我在看着辦。……怎麼還不開來？

范 我去催一催去！（走出。）

馮 傻東西，叫杜九姑娘給迷暈了。我自然也免不了這一着兒，可是我還能自制，我一定要躲開的。……咦，那是誰？杜九姑娘麼？她又幹麼來啦？嘔，她把賬條拿來拉。我怎麼辦呢！我得準備抵

防着她「最後的攻擊」。兩點鐘以後，我就可以逃之夭夭了。

杜（進來，手裏拿着賬單，很憂愁地。）馮先生。

馮 作什麼？

杜（往後退了一兩步。）我請你原諒我。

馮 賬單呢？

杜（憂愁地。）拿來啦。

馮 拿到這兒來。

杜 這兒了。（一邊遞過賬條去，一邊用衣角擦眼淚。）

馮 怎麼啦？你哭什麼？

杜 我沒有哭。我剛在廚房裏，烟迷了我的眼了。

馮 嘔，煙迷了眼啦？……我看看眼怎麼開的，（念賬。）共住四

天，共合大洋二元正。怎麼？這麼好的房間。這麼好的飯，……

只兩塊錢！錯了吧。

杜 沒有錯，就是這些。

馮 今天早晨你特別給我做的那兩樣菜，也算在內了麼？怕沒有吧？

杜 我請你原諒我，馮先生，我特別自個兒給做的，並不算錢。

馮 你白白讓我吃了，既不要錢，我吃了連半點都沒有道謝……

杜 請原諒我說一句放肆的話，你肯吃我親手做的東西，我已竟是頂感謝的了。（拿手巾蓋上臉，哭。）

馮 你怎麼啦？

杜 我不知道是烟迷了眼，還是我的眼有點毛病。

馮 別是因爲給我做那兩樣菜時燻壞了眼睛了吧？那我可太抱歉啦。

杜 不是，如果是因爲做那兩樣菜燻的，我倒情願呢。（她不自覺地倒在一張椅上。）

馮

杜九姑娘！我的杜九姑娘！哎呀！她暈過去了！你跟我發生了戀愛了麼？你待我這麼好，我能不報答你麼……可愛的杜九姑娘！我對女人說『可愛的』，這是頭一次。可是你爲我這麼難受，我得怎樣才不負你的盛意？……嘿，你多麼美呀……喂，誰來啦？咳，嚇了我一跳，沒有人。快醒來吧，小東西。（他急忙走出去。）

杜

（坐起來。）這次我可把他征服了。我知道一裝發暈就可制服了他的；現在還得再裝一會兒。（仍舊躺下。）

馮

（手裏端一杯冷水進來。）來了，來了，怎麼還沒有醒過來呢？我這一下可知道他的確是愛我了。把冷水洒到她臉上，就可以醒過來的快一點兒。（往臉上洒水，她微動。）別怕，別怕，親愛的……我有在這裏啦，我從今以後不再離開你啦，我不走啦！

僕（拿着刀和佩帶進。）刀跟佩帶都拿來了。

馮（向僕。）滾開！

僕還有行李呢。

馮快滾開，你真混蛋。

僕哎呀，杜九姑娘呀，怎麼啦。（向她走去。）

馮（奪過刀來。）再不走我砍下你的腦袋來。（僕跑出。）還沒有醒過來呀！（摸她前額。）腦門上有些潮汗啦，親愛的杜九姑娘呀，睜開眼吧，你想怎麼樣都告訴我！

（馬先生和康先生進來。）

馬馮先生怎麼啦？

康這是怎麼一回事啊？

馮你們真糊塗極了，自己還看不出來麼？

馬（大吃一驚。）哎呀杜九姑娘呀！

杜（呻吟，坐起來。）哎呀！

馬（得意）哈，哈，她聽見了我說話的聲音才起來的！

康 馮先生，你居然……

馬 馮先生，你到底也說話呀，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？

馮 與你們無關。

康 哈哈，到底你也掉在情海之中了！

馮 你們倆個快給我滾開！（拿起一把酒壺向他們投去，大怒地向他走去。）

康 他瘋啦！（兩人急忙跑出去，馮追了出去。）

（幕漸落）

杜（站起來）我的計畫成功了！現在他的心正像火燒似的熱啦，我

又要趁着我的勝利去教訓教訓這一般不知趣的男人啦！（得意的樣子。）

（幕落）

第三幕

第一場

(佈景：與第一幕第一場同。惟桌上放着一件待熨的衣裳。幕開時只有杜九姑娘一人。)

杜 喂，范升啊！范升！

范 (跑進來。) 招呼我有什麼事？

杜 幫幫忙，拿熨斗來。

范 (很莊重地。) 着。

杜 請原諒我，太麻煩你啦。

范 不要緊，『食君之祿，分君之憂。』這是應該的。

杜 不，這些小事情不是非你辦不可的；可是我知道你願意替我辦，而且我……得啦，不說啦。

范 我爲你，就跟爲我自己一樣，什麼事都願意辦。……可是我覺得，一向我所辦到的都等於白辦啦！

杜 怎麼叫白辦呢？我是那末忘恩負義的人麼？

范 你呀，你簡直看不起我們這類窮人們……你淨注重穿得好的人啦。

杜 咳，你這個蠢貨！要是我真把實情告訴你呀……得啦，得啦，我不說啦，快去拿熨斗去吧。

范 可是我實在覺着你是這樣。……

杜 得啦……別嚕嚕嚕嚕的啦；快拿熨斗去吧！

范 （轉身走。）好，好，遵你的命令，可是長了總這樣可不成。

杜（裝出自言自語的樣兒，可是成心讓范升聽見。）哼，這種人，越是讓他喜歡，反倒越遭啦。

范（很溫柔地，回過頭來。）你說什麼？

杜 快去吧，快把熨斗給我拿來。

范 我去拿就是啦，我真不懂得你這個人，一會兒把我招呼進來，一會兒又把我踢出去，我真不懂的是怎麼回事。（出去。）

杜 笨貨！你服從我，有你自己的好處！

王二（進來。）杜九姑娘……。

杜 什麼事？

王 我們馮團長問候你……問問你好麼？

杜 告訴他，我很好。

王（給她一個藥瓶）他說你要聞一聞這種藥，一定覺得很舒服些的。

杜 這個藥瓶是金的。

王 對啦，倒是真金的。

杜 爲什麼我暈過去的時候，她不給我藥聞呢？

王 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啦。

杜 那末現在他那兒來的呢？

王 我告訴你吧，他剛叫我到一個金店買來的，花了十二塊錢……後來又叫我到藥舖那兒去買的藥。

杜 哈，哈，哈。

王 你笑什麼？

杜 我樂的是：我的病好啦，他才想治我的病。

王 不過這個什麼時候都可以用啊。

杜 好，我就當作平安藥，稍爲聞一聞吧。（她接過藥壺來聞了一

聞，又把瓶子還他。）拿回去，說我很感謝他。

王 不，這個瓶子送給你啦。

杜 怎麼送給我啦？

王 我主人是成心買來的。

杜 成心爲我買的麼？

王 是爲你買的，不過你得保守秘密。

杜 把他的瓶子拿回去吧，說我感謝他。

王 不，這哪能夠。

杜 我告訴你，拿回去……我不要。

王 你教他不痛快麼？

杜 別多說啦，我不是告訴你了麼，快拿去吧。

王 好吧，我拿回去，我給他拿回去，好一個女人！真金的她還不

要！杜九姑娘，我真沒有遇見過像你這樣的人，我倒要找找去，看看世上還有你這樣的沒有。（走出。）

杜 這一給他拿回去，他一定很焦急，心裏一定像火似的着啦。

范 （挺身而入，拿着熨。）熨斗拿來了！

杜 很熱麼？

范 熱得很，熱得要命。不熱怎麼拿來！

杜 這又是生的什麼氣？

范 那個團長打發人給你送信來還不算，又給你送了禮物來了不是？

杜 咳，范升，……他送給我一個小金藥瓶可是，我「完璧歸趙」

啦。

范 又退回去啦！

杜 對啦，你要不信可以去問他那個王二去。

范 爲什麼你居然退回去了呢？

杜 因爲——范升，我不能告訴你……我們談談別的吧。

范 好姑娘……你得體恤體恤我呀。

杜 快去吧，沒有旁的話可講了。……快去，讓我自個兒在這兒熨東西吧。

范 我沒有不讓你熨哪！

杜 去再燒一把去，燒熱了再拿來。

范 好吧，可是你總得信我……

杜 別說啦，把我鬧昏啦。

范 我不再說啦，我是怕你變得快，可是我還照樣的喜歡你。（走出。）

杜 好極啦，我退了馮先生的禮物，能夠教范升十分信任我，這很可

以說是我對人的手腕成功啦。

馮 (從後面的門進來。) 嚇，她在這兒啦。我本不想來……可是不知是什麼東西就把我引來啦。

杜 (熨衣服，頭一抬也不抬，只用眼角看了他一眼。低聲自言自語。) 哼，他來了，他來了。

馮 杜九姑娘。

杜 (熨着衣服。) 啊，先生，請原諒我，我太忙啦，不能招待。

馮 你好麼？(往杜身向前走。)

杜 (往後退幾步，並不瞧他。) 很好，謝謝你。

馮 我可是有一點兒不通快你，你知道麼？

杜 (不抬頭。) 爲什麼，馮先生？

馮 因爲你不受我那個小金瓶兒。

杜（熨着衣服。）我實在不能受，你要我怎麼辦呢？

馮我願意你收下。

杜謝謝你好意，可是我不是常病的，用不着藥瓶。（仍熨着。）今天我在你屋裏暈倒不過是偶然的事，以後再不會發生這種事了。好杜九姑娘，我希望你不是因為我昏過去的。

杜（熨着。）我恐怕就是因為你吧。

馮（着急問。）因為我嗎？是真的麼？

杜（很注意在熨衣服上。）你非要我喝那可惡的酒，教我心裏這麼難受！

馮（自己抑住感情。）什麼？真的麼？

杜真的，沒有旁的原故，我以後再也不敢到你房間裏去了。

馮（很溫柔地。）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說以後再也不親近我了。

是不是？我明白這個，可是好姑娘，你何必這麼後悔呢？

杜 這把熨斗快冷啦，范升，來！（走到門口大聲叫。）范升，把那把熨斗拿來。

馮 我說，收了我這件禮物吧（掏出小瓶來。）

杜 （很不高興。仍然熨着東西。）馮先生，說實話，我不收人家的禮物的。

馮 你怎麼收了康先生的了呢？

杜 （熨着衣服。）我是不得已收下的，我不願逆他的意。

馮 你不願逆他的意思，可願逆我的意麼？願意讓我不痛快麼？

杜 一個女人算了什麼，她逆了你的意有什麼關係，你不是一向恨女人麼？

馮 哎呀，現在我可不能說這種話了。

馮 嚇，馮先生，你倒像個月亮似的時時有變哪！

馮 這倒不能說我像月亮，實在你太美啦，太俏麗啦。

杜 （一邊熨着衣服，一邊大笑。）哈！哈！哈！

馮 你怎麼樂起來了？

杜 你不教我樂麼？你跟我開了玩笑還不教我樂麼？

馮 這都是廢話，來，把這個瓶子拿去吧。

杜 （熨着衣服。）不要，謝謝你，不要，謝謝你。

馮 拿去吧……不然我可生氣啦。

杜 （拚命地熨衣服。）范升！熨斗！

馮 （生氣了。）你是要不要？

杜 嘿，好大的脾氣啊！好大的脾氣啊！（接過瓶子來，很輕蔑地往

碎布籃（或字紙籃）裏一扔。仍然大聲喊。）范升！

范（拿着熨斗進來）來了，（看見了馮，臉上驟呈嫉妬的顏色。）

杜（接過熨斗。）很熱麼？

范（很莊重地。）熱得很。

杜（溫柔地對范說。）你是怎麼回事啊？你的樣子像是很發愁的。

范 沒什麼，沒什麼事。

杜（仍然很溫柔地。）你不舒服了麼？

范 你若想還燒那一把冷的，把它給我拿去燒去吧。

杜（仍然溫柔。）真的，我真看你好像有點不舒服似的。

馮（不耐煩。）得啦，把熨斗給他，快叫他去吧！

杜（向馮。）我一向是關心他，你知道；他是我個好幫手。

馮（轉身向一邊，很生氣。）我可受不了這個！

杜（把熨斗遞給范升。）把這把拿去燒熱了去，好范升。

范 (很溫柔地。)着。

杜 (催他走。)快着點兒，去罷。

范 咳，這是什麼生活！我真受不了這個。(出去。)

馮 你待聽差的禮貌太周到了。

杜 你還有什麼厲害的可說！

馮 哼，我說，我說你愛他。

杜 我愛一個聽差的！馮先生，你太恭維我了……我不像你想的我那麼不知好歹。……我就是愛一個人，也不至於把自己那麼作賤呀。

馮 當然啦，你那配叫個聽差的愛？一千個國王和大總統加在一塊兒才配愛你啦。

杜 請問是個穿軍裝的國王呢，還是個有心的國王呢？

馮 不要說廢話。杜九姑娘，我們好好地談點兒正經的吧。

杜 （髮着衣服。）說吧，我「洗耳敬聽。」

馮 你能把鬘斗放下一會兒麼？

杜 這可不行，這兩件襯衣我明天要穿的。

馮 你這話好像是說，你惦着衣服比惦着我厲害的多啦。

杜 當然啦！

馮 你能這麼說嗎？

杜 當然能夠。這件衣服對我有用處，你呢，我真想不出有什麼用處來。

馮 你正說了個倒個兒，你怎麼用我都成。

杜 哼，你這個著名的「恨女人的人」，誰敢用你，誰能用你？

馮 得啦，別遺騙我了。你這已經就報了仇，還不夠麼？……我總惦

着 你，……我心裏想，假若像你這樣一個女人真能……我仰慕
你，我愛你，我求你憐憫憐憫我。

杜 別說了，我懂啦。（掉了一件衣服。）

馮 你應當相信我（拾起來遞給她。）

杜 嚇，不敢勞駕。

馮 應當的，伺候你是很值得的。

杜 哈，哈，哈！

馮 你爲什麼笑？

杜 因爲你淨說廢話。

馮 我可再受不了啦。

杜 怎麼啦，覺得不舒服麼？

馮 對啦，我受不了啦。

杜 (從簍子裏把小瓶子拿出，很蔑視的樣子。) 聞一聞你自己的藥
就好啦！

馮 別待我這麼冷酷，成不成？(想拿她的手，她用熨斗想燙他。)
噀！

杜 請你原諒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
馮 不要緊：：不要緊：：你給我別的傷比這個傷厲害多啦。

杜 在什麼地方啦？

馮 在我的心上。

杜 (笑着嚷。) 范升！

馮 可憐可憐我罷，不要再叫他好不好？

杜 我得用熨斗。

馮 等一等，我叫我的聽差拿來好不好。

杜 不！不用！范升！

馮 我敢賭誓，他要是進來，我打碎了他的腦袋。

杜 哼！真是笑話！難道我不許使喚我的聽差麼？

馮 不會叫別人麼？……我不願意他進來。

杜 馮先生，我覺得你太甚啦。（她拿着熨斗，轉回到桌子旁邊。）

馮 我自己替你去拿去。

杜 不用，那就不如我自己到廚房去啦。

馮 不，杜九姑娘，你在這兒等着吧。

杜 （圍着桌子轉。）好奇怪的事。

馮 （追着她。）可憐我吧。

杜 （回轉身來。）去！

馮 我告訴你，我嫉妬范升這個人，我知道什麼叫愛情，這是頭一

次。

杜（走着。）從來沒有人命令過我，教我愛他。

馮（追着她。）我不是命令你。

杜（改爲強硬態度。）你要我怎麼樣？

馮我要你的同情，慈悲，愛情。

杜今天早晨說恨我的人，居然向我求起愛情跟慈悲來了，廢話！我

才管不着你呢。你的話我一句也不信。（走出。）

馮（賸了自己一個人。）我只有自認搗糲，爲什麼碰着了她！現在

可沒有辦法了，我已經掉在她的網中了。（下場。停場片刻。）

康（與馬同上場。）馬先生，你覺得這段新聞怎樣？

馬什麼新聞？

康（向馬。）那個「恨女人的人」居然也愛了女人啦，馮先生居然

也跟杜九姑娘發生了戀愛了。

馬 當然啦，我所看上了眼的女人，當然值得仰慕啦。可是他這樣無恥，非得受懲罰不可。

康 可是假如杜九姑娘也喜歡他呢？

馬 不能，不能，杜九姑娘要愛了他，她心裏一定想着對不起我。她知道我是怎樣的人，她知道我待她有多好，決不會辜負我的好意的。

康 我也待她不錯啊，可是她一點兒也不介意。杜九姑娘實在待馮先生不錯。她素來待他好極了，可是我們連理都不理。這就是女人們的手腕，你越巴結她，她越不理你，她寧可跟着一個素不相識的人，罵她的人走，也不跟你跟我走。

馬 不會的，不會……那能這樣。

康 爲什麼不會？

馬 在杜九姑娘眼裏頭，馮先生能比得起我麼？

康 你沒有看見他屋裏的台布麼？她給過你這麼好的麼？給過我這麼好的麼？她熨的這件衣服是爲明天他請她吃飯時穿的。她親自給他做菜。做的雞鴨之類的東西，這聽差的們都看見了，而且還嘍嘍咕咕地談她呢。范升氣得要命。她把菜親手送去了，就不論是真的假的吧，你能說這不是表示愛情麼？

馬 什麼！她親手給他做菜，做了雞鴨等等的，可是給了我一碟嚼不動的牛糞，一盤白薯！這真可惡！

康 別說你啦，你看我呢，我爲她花了那麼多的錢，得了什麼報酬了？！

馬 我也常給她送禮物啊。咳，今天早晨我還送啦，咳，真冤，我爲

什麼還給她那麼好的汾酒呢？

康 她是個不知道感謝人的東西，我已經決定不理她了。今天我就搬出這個倒霉的旅館去。

馬 對啦，對啦，你還是趕快搬出去好。

康 你也該搬出去呀。

馬 可是……我們搬到那兒去呢？

康 你就別管我啦。

馬 哼，我得教訓教訓這個女混蛋。我非搬出這個旅館去不可。（二人同下場。）

（幕落）

第三幕

第二場

(佈景：與前場同。杜從中門跑進，隨手將門鎖上。)

杜 (喘氣。) 真不容易跑回來！

馮 (追到門外，叩門。) 開開門，讓我進去。

杜 你打算怎麼樣，馮先生？

馮 開門。

杜 等一會兒……等一會兒我準見你。

馮 你爲什麼不教我進去？

杜 有人來啦，你快躲開好不好？我這就去。

媽好，我就回去。你假如不到我屋裏去，可記住了你沒什麼好處！

（走了。）

杜（從鑰匙孔往外窺看。）哎呀，他可走啦。（走到旁邊的門口。）

范升！來！

范（進來。）叫我什麼事？

杜這兒來，我告訴你點兒事。

范我就站在這兒聽吧。

杜你知道馮先生對我發生戀愛了麼？

范哎呀，我早知道。

杜什麼，你早就知道？可是我自個兒倒不知道啊。

范你太天真了，你怎麼會知道呢。你是不留神，那天你在那兒燙衣服，他那一對眼睛，死釘在你的身上，我還跟你表示出嫉妒的神

氣啦，你都沒有理會。

邊
我正熨着服衣，那還顧得到他怎麼樣啦。（走到門口，
聽。）可是，從那回以後，他每次說話，都教我聽着怪不聽
的。

范
本來，你太年輕啦，所以教人家欺負。假如你有個丈夫，一切事
情，也就不致於這麼糟了。

杜
呵，你說的也對，我早就想結婚。

范
可是你得記住你父親臨死的時候說的話。

杜
當然啦，我記得住。

（馮又住門外叩門。）

杜
（向范。）你聽……你聽！

范
（向着門大聲說。）誰敲門？

馮 開門！

杜 （向范。）別教他進來。

范 （走到門邊。）你要幹什麼？

杜 等我走了再開門。

范 你怕什麼？

杜 我的范升，你不知道……我怕……

范 別難過，有我啦。

馮 我說快讓我進去呀！（杜下。）

范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，馮先生，不許你胡喊野叫的。

馮 開門。（外面用力往裏邊擠。）

范 見鬼！我倒不想着開門。你要想見誰呀？這兒一個人也沒有啊。

（馬先生與康先生從第三個門進來。）

康 怎麼回事？

馬 扯着嗓子吵什麼？

范 （低下聲音去說，似乎怕馮聽見。）對不起，先生們，馮先生要
進來。……

馮 開！不然我要把門打碎啦。

馬 （對康。）他瘋了罷？我們躲開他吧。

康 （對范。）開開吧，我有話跟他說。

范 我開倒是可以開，不過我得請先生們……

康 不用害怕，有我們啦。

（范開了門，馮入。）

馮 真可惡，她上那兒去啦？

范 你找誰呀，馮先生？

馮 我找杜九姑娘，她上那兒去啦？

范 我不知道。

馮 不要臉的賤女人，我非找着她不可！

（往前走，一下子看見了馬先生和康先生。）

康 （向馮。）你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范 你找她幹什麼？馮先生？

馮 沒你的事，我發命令，就希望人服從我，這是我花錢的目的。

范 要是正當的事情，熱誠的事情，你花了錢，當然別人可以服從你了。可是這不是正當的事啊，馮先生。

馮 你說的什麼？你懂得什麼？滾出去，混張東西，不然我就辦你。

范 我真奇怪你這個人。

馬 （向范。）別再說話啦。

康 (向范。) 快出去。

馮 (向范。) 滾開這兒！

范 (帶氣色。) 我告訴你們……

馬 快出去！

馮 快給我滾開罷！(他們把范升推出去。)

馬 什麼鬼迷着了你了吧？

馮 杜九姑娘方才跟范升說話，是要和范升結婚麼？

康 你的心太容易搖動啦，怎麼又怕起范升來了？

馮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康 (向馬。) 我知道你爲什麼火？

馮 (向馬。) 你知道他是說什麼嗎？

馬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。

康 是說的你嘴裏喊着恨女人討厭女人，可是暗地裏破壞我跟杜九姑娘的好事。

馮 （驚疑地對着馬。）我麼？

康 別跟他說去，看着我說，答我的話；你也覺得你所做的事害羞

呀？！

馮 我不是自己害羞，是聽了你說瞎話，替你害羞。

康 我說瞎話？我說瞎話？

馬 事情越來越糟啦！

馮 （大怒，向馬說。）康先生連他自己都不自知他自己說的什麼。

馬 沒有我的事，別跟我說。

康 （向馮。）你還說別人，你自己就說瞎話。

馬 我要走了。（拔腿要走）

馮（用力捉住了他）不要動。

康 你別跟他鬧，你要算賬跟我算。

馮 好，我就跟你算一算……（向馬。）馬先生，借給我刀用一用。

馬 得啦，得啦，得啦。你們兩都別動手。康先生，馮先生和杜九姑

娘發生戀愛，有你什麼關係？

馮 什麼？我發生戀愛？滿沒有那一回事，誰說的這話，誰就是造謠

言？

馬 那末你說我造謠言麼？……這話並不是我說的呀。

馮 不是你說的是誰說的？

康 是我說的，一點兒也不錯，你能怎樣吧！

馮（向馬）借給我刀用。

馬 不成。

馮 那未你也要做我的敵人麼？

馮 我對誰都是朋友。

馮 該死！（拔馬的刀，馬緊握住自己的刀鞘。）

馮 （向馬。）你若向着他，我也用一樣的手段對待你呀！

馮 躲開！你的脾氣太大了。（自己說。）我真討厭這個！

康 我倒要試試。（跑出去拿一把指揮刀來，預備動手。）

馮 我一定教你知道知道我的厲害。（要從馬的刀鞘中取刀，但取不成。）

馮 這刀可不能隨便由你用。

馮 （用力拔刀。）非給我不成。

馮 馮先生，你不許用。

康 你快給他，我等不了啦。

馮 哎（用力一拔，刀柄出鞘，但無刀頭）噫，怎麼啦？

馬 哎，你把我的刀弄壞啦。

馮 刀頭跑那兒去啦？我看看，這刀鞘裏也沒有啊！

馬 唔，對啦，……上回我跟人決鬥的時候弄拆啦……我都忘了呢。

康 姓馮的，可不許你跑。

馮 誰打算跑啦？這一寸來長的刀頭，也足可以抵你一氣了。

馬 這刀是西班牙鋼打的，鋒利無比。

馮 好，就用這個半截的刀吧。（向康走去。）

康 來！

（杜與范同上。）

范 住手，住手，先生們！

杜 住手，住手，先生們！

康 都是你一個人的錯處！

杜 哎呀，真可憐了我啦！

馬 都是爲你！

康 （手指馮。）她對你發生戀愛了。

馮 胡說。

杜 什麼，馮先生愛我！他可不承認。他這不承認，正可以節制住我自己，教我自己明白過來他的禮貌和我自己的弱點。……假如我真教他愛，那我可算得到世上最大的勝利了。……可是像他這樣怕見女人的，討厭女人的，和女人一點兒來往都沒有的，怎麼會跟女人發生戀愛呢？諸位先生們，我是個頂直爽的人，我要說什麼我就得說，不能放在心裏頭藏着。我願意罰馮先生，因爲他太藐視我們女人了。我本打算引動他的心，但是我失敗了。（對着

馮。(這是實話吧？馮先生，我去左試右試，但是終久是失敗了。
咳，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……咳……

康 (對杜。) 你現在覺得他是怎樣個人呢？

馬 (對杜。) 自然他變啦，他不敢說個不字啦。

馮 (對馬。) 胡說，你說了半天，滿不懂是怎麼回事。

杜 哎呀，馮先生還是那麼強硬哪！他簡直把女人看透了，女人的手腕，女人的欺騙，都鬥不過他；女人的花言巧語也打不動他，女人的眼淚，一點兒也教他心軟不了，要是女人暈過去，在他看來也不過取個笑兒就是了。

馮 你說女人的眼淚是騙人的麼？她暈過去也是裝腔麼？

杜 噢？你倒是真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？

馮 真不知道，我若是說謊天打雷劈。

杜 馮先生，不要因為他們說你發生戀愛就生氣。

康 你現在還愛着她呢，幹麼不承認呢？

馬 從你的眼神裏就可看出你的心事來。

馮 （發怒，對馬說。）沒那麼回事！

杜 康先生馬先生，你們錯了，馮先生他說沒有發生戀愛，我也說沒有，我敢證明。

馮 我真受不了這個，康先生，咱們定個日子決鬥就是了。我要走啦。（把馬的刀拋下。）

馬 （拾起刀。）嘿，別這麼撈，這把刀還值錢啦。

杜 馮先生，你可別走，你得爲你自己剖明白，解釋給他們二位，你沒有發生戀愛。

馮 用不着。

杜 得能說，馮先生。用得着。……請等一等。

馮 作什麼？

杜 你聽我說。（轉向康馬。）我給你們證明：愛情的頂準的表示就是嫉妬，不懂得嫉妬的人是不懂得愛情的。假如馮先生關心我，他一定不容我跟別人……可是你們都親眼看見了不是？我要跟別人結婚他準絲毫也不在意啊。

馮 你要跟誰結婚？

杜 我父親替我選的一個人。

范 你說的就是我麼？

杜 對啦，就是你。我可以當着這些位先生們，跟你握手，作個証見。

馮 （對自己發氣。）跟他結婚！我真受不了！

康 她要想跟范升結婚，一定是不愛馮先生了……：：：好，你跟他結婚吧，我替你出結婚費用。

馬 好，杜九姑娘，趕快吧，俗話說『今兒一個蛋，勝似明兒鷄一千。』趕快跟范升結婚吧，我就是現在給你祝福。

杜 謝謝康先生馬先生。我不過是個窮女人吧了，又不莊重，也不活潑，簡直不能教人對我鐘情。到了眼下，只有范升愛我，好吧，我只好跟他結婚了。

馮 哼，你這個下賤的女人，我知道你是騙了我了，你愛嫁給誰就嫁給誰去吧。我知道，我的失敗就是你的勝利……：：：可是我從今永遠也不見你了……：：：我恨死了你那欺詐，眼淚兒和裝腔作勢啦。我明白了，我得了不少教訓了，教訓你一頓一點兒也不值，我頂好是躲開你這兒。（下。）

廉 現在你才可以說他是沒有愛情啦。

杜 哎呀，哎呀！他走了！他再也不回來了！如果就是這種結局，我也算是萬幸呢。可憐虫，我總想教他掛念着我，反倒越弄越糟了。我以後可再不幹這種事了，范升，快過來，握一握手。

范 先等一等，你是慣於用這一手兒討人喜歡啦。你想我能這樣跟你結婚麼？

杜 嘿，滾開，笨牛，這不過是個笑話，鬧着玩，我不是個沒有人照管的小孩子。我要結婚的時候，我自己自有主意。

范 你打算怎麼樣呢？

（王二上。）

王 店主，我來跟你辭行，我們的車已經預備好了。

杜 （給他一個金花瓶。）再會啦，這個小瓶兒你留着作紀念物吧。

請原諒我一切招待的不周到啊。

王 祝你平安。再會（急下）。

村 我的老天，馮先生走了，我真覺得不痛快。以後我可再也不用這種手腕了。

康 杜九姑娘，你倒底是要結婚呢，還是要守獨身呢。我對你的愛可是始終如一的。

馬 你若是願意，我願終身以勢力保護你。

杜 先生們，我倒是要結婚，可是不願意人保護，也不求快活。因為我已經快活夠了。我一向太傻了，自己往危險裏走，我再也不這麼幹了。這就是我的丈夫。（指着范升。）

范 這太容易了吧！

杜 太容易！這有什麼難處？有什麼阻碍！把手伸給我。

范 我們頂好先寫下字據。

杜 什麼字據？把你的手給我就是字據。要不然你就滾開！

范 握手當然要握了，可是以後呢……

杜 以後……范升，以後就跟你結婚了，不要疑惑我了。你就是我的生命。

范 （伸過手去。）握手罷。我也只好就這樣辦了。

杜 這件事就算完了。

康 杜九姑娘，你好厲害呀，你能教男人們順着你的意思轉！

杜 果真如此，我就請求你們一件事：這是我最末的請求了。不知可以麼？

康 可以，你說出來吧。

馬 說出來。

范 到這個時候了，還請求什麼？

杜 我請求你們搬到別的旅館去住。

（馬康二人都垂頭喪氣。）

范 對，對，杜九姑娘，我現在才知道你是這麼回事。對，對，對！
（跳起來。）（幕落。）

【全劇終】